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T2261.1/214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聖門通考序

聖學會講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三五而下語道術者折衷於孔子孔門微言懿行載在謨訓乃時〻復見於他說其言不雅馴漢興孔子猶未有封爵太史公不爲立傳用侯國例系家之淵哉遐思可謂能尊孔子然採摭經傳旁引說家玦玉雜陳雅俗並奏君子蓋傷之而弟子傳中至遺傳心高弟而不錄是遵何道哉少東

包先生以比部郎出倅山以東憑軾鄒魯
歷覽洙泗覩闕里之遺書慨真詮之未即
嘗一考之而未就嗣官留曹益用肆力旁
稽逖采躋贋訂訛閱廿年而書始成名曰
聖門通考馮子曰慱而核辨而貞其體巨
其節詳思溪哉聖門之慱史乎慨夫世之
頑宿自命不朽爲圖者類雜綜核注跡勾
棘玄漭搜二酉之秘藏伐掌故之餘蠹凡

夫奇爲異行扈言奥義幾乎亡所不考甚
者窮三山之浪跡闡祇樹之遺踪勒成一
家言以誇辨而詫富自謂可藏之名山垂
憲千古至孔門淵源之自則湯不加意豈
非天地間一缺事哉夫孔子道學之主羣
弟子羽翼聖真天樞地維賴之有立世儒
誦法而佔俾之者編天下矣乃卒莫詳其
巔末何以使人步趨聖矩而遵循入道也

少東子博學宏詞襃貶登作者之壇然不
假之務而此之究心不可謂見超識大乎
其言曰太史公世家言野合似袁墓崩似
爲要盟似瀆臣高昭審武以媚竈弟子傳
略曾參子思而錄伯寮抑又何幷也此通
考之所由作也通考成而儒生學士爲所
鏡而入道矣其視世之作者劌心鏤骨以
宣言自效於大道奚當焉即一牘千金如

所用敝精竭神爲也雖然摹天者紀運彷
之扱談聖者述文章之顯然爲天之神理
聖人之精蘊即此焉寓在善學者遵循而
入焉耳此作者意也不然學者覩是而辨
博是視焉則非少東子之所知也

萬曆庚辰冬十有一月之吉

賜進士第

欽差巡視海道兼理邊儲整飭寧紹兵備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昆峰馮時雨
書于四明之涵虛亭

戊辰
藏古
馮氏
書畫

聖門通考序

夫德稽典謨禮徵文獻帝王維世立教其道一也粤自文王沒而孔子興微言奥義載諸六經論語孝經章矣乃雅訓遺帙時見於他說學者可槩覩也司馬氏采摭經傳諸子勒成世家復撮生卒攝相去返大畧譜次年表斯實録矣然多聞輕信間雜附會如野合似奔墓崩似薄要盟似瀆神臣高昭子竊武子似媚竈至其去魯年表書於十二年世家載

於十四年何自牴牾也盖定公十二年夏墮
郈費秋受女樂郊不致膰孔子去之衛矣公
以十二月自圍成不克於孔子何與焉及觀
弟子傳略曾參闕子思而録伯寮甚者稱予
亂臨淄賜亂七國比於犯蒯儀衍抑何舛也
爟以比部出倅東魯思聖賢之鄉志獨闕焉
嘗一纂之而多脫誤暨署留曹乃博觀家語
春秋内外傳世本戰國策大小戴記韓詩說
苑新序僉載等書參考皇極經世綱目外紀

大事紀及通鑑前編折衷經典考訂歲月暨
群弟子姓行表年於上叙事於下正以論孟
春秋附先賢論賛凡若干卷名曰聖門通考
輙又表諸首簡而叙之曰孔氏系出軒轅歷
商湯微宋繼孔父字為氏五傳而誕毓素王
神明之胄源流遠矣故先之世系適周訪禮
樂觀明堂考郊廟喟然嘆周之所以盛淵哉
聖心其志在文武周公鴻烈矣乎尼谿之阻
志何恫也幸而攝相於魯甫及三月齊餽至

矣遑遑乎去將何之於是之衛之陳之蔡之宋之曹之楚馳驅十四年而返魯老矣乃贊羲軒斷唐虞采稷契述商周始魯隱而六籍備王道明文武周公之烈不試於今而憲於後蓋其志也故聖蹟次之顏子夭曾子歟得其宗繼而子思孟子昌大之聖道益尊故各遡先系以四子次之二孺三冉四友八顏十哲琴皙狂憲沉狶瞿易開書游夏詩禮春秋昭昭乎羽翊六經恢弘聖道何其盛也故群

弟子與門人次之道隆素王教敷化雨使夫子得邦家二三子素相之畧豈不駿哉乃當時之君鑿枘不入卒老于徒行悲夫子貢曰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七十子所共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二三子所心悟也然曰無行不與則文章之華性命之精也目擊而道存聞不聞曾何間哉是故乾坤無為而六子旋其功文章性命昭於上矣聖德不顯而羣賢闡其教文章性命同乎天矣聖人之教神

哉雖然法象難於摹擬聖德艱於撰述秦漢以來世之撰述聖德者多矣紀年紀事編年通紀闕里志等書既踵世家之誤季氏圖譜一聳正之乃謂定公沒而歸弔為反魯之年似又出於臆說其餘弟子俱闕不録傳道書僅録四子而於七十子則畧遂使申琴一人兩名薛邦甯名鄭國公孫尼子為堅白之龍又與兩曾參相似嗟夫聖道遐躅訛傳甚矣余懼殘錯日甚乃通為考焉以紀其畧繼自今庶幾闕疑傳信昭聖軌於無窮乎學者將何以求之哉楊子雲有言游夏得其書未得其所以書也予賜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也顏閔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也能由此求其所以書與言與行焉則文章可聞性天一貫而聖修其協極矣同志君子尚敬勗之哉

萬曆丁丑仲冬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南京刑部山西司郎中少東包大燿序

聖門通考引

侯國二表肇述史遷孔孟諸賢闕録未全倣圖按曆紀事繫年提綱撮要首叙于篇作年譜考第一

於昭黄帝流澤綿長契封有商統命成湯微衍宋祚孔氏適昌尼山滙秀誕毓素王作聖系考第二

五老會瑞感聖應期規天矩地道範宗師待沽不售麟鳳違時經典敷訓教鐸洪施作聖蹟考第三

顔氏之先夏裔宴安邾挾別封伯顔繼傳氏姓兹始卿士世延八顔並秀回也獨賢作顔系考第四

孔鑄顔睎步趨瞻忽道成四友德踰十哲齋心虛室苦

卓未達龍德佐王禮樂垂法作顔子考第五
夏康廣緒曲烈啓彊先業式微莒嗣鄫亡巫公奔魯曾
姓始昌晳狂參孝世德載揚作曾系考第六
孝先養志學由魯入三釜心樂一貫唯速南城厚終江
漢頌德任重致遠全歸易簀作曾子考第七
尼父夢奠子思幼冲箕裘負荷紹祖功隆教傳大學性
道中庸開先軻氏繼統無窮作子思子考第八
周公勲業魯侯于東支庶夾輔公族並隆獻莊賢德孟
氏亢宗軻也私淑三聖齊功作孟系考第九
鳧嶧鍾靈采雲徵瑞命世才雄崇正距詖湯武征伐堯
舜平治不遇齊梁七篇仁義作孟子考第十
緇帷振鐸洙泗詵詵王質金相十亂嶙峋學尊師傳才
裕臣鄰混濁莫用恫時之屯作十哲考第十一
孔氏敷文弟子繼武術業同方仁數義府宗廟百官七
十有五入室升堂揚名東魯作群弟子考第十二
道涵聖心教惟繼志師以傳師弟以授弟見聞同知淵
源有自私淑貽芬厥功孔氏作群弟子門人考第十三

聖門通考引終

凡例

一年譜二卷竊附班馬年表圖式孔孟諸賢衛道功大故出處生卒師弟傳受心法特加詳

一紀先聖暨顏曾孟先系不忘聖賢源本也十哲諸賢文獻無徵故闕

一孔子聖蹟上表年下序事先後次第俱折衷經典彙集衆論考訂歲月釐正舛錯以俟後之君子但秦焚楚燼未敢一一盡信讀者觀其槩可也

一孔子十歲以前事論議俱在後時但事屬冲年故細書附記於下

一四配十哲諸賢自古未跧次年譜茲考訂經史確有年月可傳信者次為先後表年書之年月不可盡信者或五年或十年總書之無年月可稽者別為遺言遺事附於後

一四配十哲諸賢各述家語太史公弟子傳班氏古今人表蘇氏古史於前以提其綱或載紀未盡者更采錄之

一諸子百家所載未必盡出聖賢口傳筆記但無畔道有關世教者書之或散見諸書互有異同惟僉同可信者止錄其一采輯諸書多用全文或少刪字句惟四書人所共知非關大節不悉錄

一先儒議論有功聖門者各細書本文之下以備參考

一聖賢出處大節傳受大旨先提綱次書目否則直書其事

一紀群弟子之門人取道脉流傳廣聖門遺澤

一燿末學卑陋仰望宮墻慨然追慕撰為序論偶攄一得之愚大雅君子幸郢削之

聖門年譜

叙曰余讀遷史侯國二表譜治亂興衰大指其詞畧於時孔孟譜生卒與去魯来梁之年崇其道也乃班固氏上表孔子下列曾子中不與顔閔思孟同仁抑何舛也夫孔子道明春秋顔曾思傳之七十子翼之迨戰國孟子私淑之先後見聞知道同也馬班氏表畧而未備疏矣余固起靈王甲辰訖赧王壬申年標其統事提其綱上下二百七十餘年表著聖賢明道終始大教以備二史之闕云

年譜上

甲辰	周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衛	陳	蔡	曹	鄭	吳
	靈王十五年	襄公十六年	靈公十五年	平公十五年	景公十五年	康王九年	平公十五年	殤公狄二年	哀公弱十年	景侯固二年	成公負芻十五年	簡公喜九年	諸樊二十年
		聖父叔梁紇娶聖母顏氏聖母禱尼山	孔子生										
		聖父叔梁紇卒葬于防											

甲寅	周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衛	陳	蔡	曹	鄭	吳
	靈王二十五年	襄公二十六年	景公杵臼元年	平公二十六年	景公二十七年	康王十年	平公二十六年	殤公狄三年	哀公弱十一年	景侯固三年	成公負芻十六年	簡公喜十年	諸樊二十一年
		曾點生											
		顏路生											
		冉耕生											
								獻公衎元年					
													餘祭元年

甲寅	周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衛	陳	蔡	曹	鄭	吳
	靈王二十年	襄公二十年	景公杵臼元年	平公二十年	景公二十年	康王十一年	平公二十年	殤公狄四年	哀公弱十二年	景侯固四年	成公負芻十七年	簡公喜十一年	諸樊二十二年
		顏路生											
		冉耕生											
								獻公衎元年					
													餘祭元年
	景王元年	吳季子來觀周樂				熊麇敖元年							
													季札使諸侯
								襄公惡元年					

三年 襄公三十一年 薨 仲由生

四年 昭公稠元年

五年 韓宣子適魯 觀易象與春秋

甲子 景王 孔子稱昭子

八年 殺豎牛

九年 閔損生

襄公元年

靈王圍元年

漆雕開生

靈侯班元年

子産不毀鄉校 孔子稱之

十一年

十二年 娶宋幷官氏

十三年 為委吏 子鯉生

十四年 為司職吏 南宮适生于泉丘

昭公夷元年

十五年 始教闕里秦商顏路之徒 受學

子革詩諫 孔子稱之

元公佐元年

靈公元年

惠公眞元年

蔡侯盧元年

餘眛元年

甲戌

十六年

十七年 聖母顏氏夫人卒

景王八年 葬聖母于防

稱叔向遺直

平王居元年

十八年

平公須元年

定公寧元年

子產爭承孔子稱之

十九年 母喪二十五月大祥

二十年 問官於郯子

頃公棄疾元年

二十年

二十年 齊景公與晏嬰人子狩入魯問守官禮於孔子

孔子適衛學琴師襄

商瞿年雍冉善之求生

悼公午元年

稱子產遺愛

吳僚元年

甲申	敬王	公欲誅季氏聞韶	三年	三桓攻公出	知天	五年	樊遲	有若生	六年
			鞏王	居鄆	災鞏				
			廟災	孔子適齊	王廟	四年			

二十四年	顏刻生	高柴生	巫馬蔡愼 施生侯東	國元年
二十五年				
崩				
敬王元年				
二年	孟僖子遺命			
孔子	孟懿子南宮			
適周	敬叔師事孔			
尋友子				
魯				

七年 顏回生

八年 孔子四十歲梁鱣 澹臺滅明生生

九年

十年 昭公三十二曩 年卒于乾侯阻尼 谿封 孔子 反魯

十一 定公宋元年識商

譏晉 刑鼎

定公 午元 年

陳亢 生

隱公

獻公 薑元 年

甲午 敬王 邾隱公冠因 十三 問冠禮

年 南容兄弟受羊 業 公西赤生

上商生

十五 退脩詩書禮 步叔 公肩秦祖任不司馬 句井彊 奚懷公 年 樂弟子至自 乘公 定晉穢駟齊楚耕宋 箴廉潔狄 元年 遠方受業 晳哀人 赤秦人 人 黑衛人 公良 孺陳 為中都宰 后處 人 曾參顏辛生齊人 以下弟子俱自遠方來者

元年 靖公 路元 年

十六 孔子為司空 年

十七

年				年譜
十八年	孔子五十歲 從祀先公			
十九年	冉孺曹邮伯 虔生	陽虎奔晉 孔子知趙亂		
二十年	孔子為司寇 合葬昭公 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 齊歸侵地	惠公元年	原思為宰辭粟	
		湣公越元年		師生
		曹伯陽元年		
		聲公勝元年		

年				
二十一年	孔子觀蜡			
二十二年	攝相三月誅遺魯 少正卯隳郈女樂 費秋齊餽女樂孔子去魯 適衛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時孔子已去位非孔子不能有為也		子適衛冉有僕 公孫龍生即公孫尼子	孔子在衛衛祿之如魯去衛畏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叔仲會生			

年譜						
二十四年						匡顏淵後
二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禮					過蒲反衛見南子子路不悅
定公十五年	薨					
二十六年	哀公將元年					
二十七年		自衛將入				去陳過蒲至衛靈公
二十八年	孔子六十歲桓僖廟災季桓子遺命召孔子		晉臨河而返	郊迎孔子問陳遂如陳		
二十九年				出公輒元年知桓僖廟災		
三十年		秦悼公元年			自陳如蔡	蔡成侯朔元年自陳如葉

三十一年

至楚子西阻書社之封

曾參入楚受業自楚至陳復反衛

孔子阨于陳蔡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從之

楚昭王興師迎孔子

復反蔡

甲寅

三十一年 季康子召冉惇公求陽生元年

敬王有若為卒禦

三十三年 吳師

三十五年 夫人升官氏卒

三十六年 冉有歸功孔簡公子元年

哀公迎孔子歸魯

惠王章元年

在衛欲正名

子路為蒲大夫

宋臧曹廣伯陽

子貢使吳太宰嚭問孔子

自衛歸魯

三朝問政
子賤為單父
宰

三十
七年
使子貢辭吳
盟

孔鯉卒生子
伋

孔子設教杏
壇刪詩書定
禮樂弟子公
祖茲宰父黑
等俱受學焉

三十
八年
孔子七十歲
顏子卒子哭

之慟

三十
九年
西狩獲麟作田恒
春秋　弑簡
公
請討陳恒
子路辭小邾
之盟

桓魋
亂司
馬牛
奔吳

四十
年
子服景伯使
齊子貢為介
齊歸魯侵地
曾子受大學
唯一貫

四十
一年
哭子路於中
庭
孔子卒

莊公蒯聵
元年
高柴為衛
士師

高柴不踐
孔悝之難
子路結纓

	哀公誅孔子弟子心喪三年	四十二年 公會齊侯于蒙高柴告孟武伯執牛耳	甲子 敬王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子貢築室于崩 塢獨居三年門人欲師事有若曾子不可
				厲公元年
	而死			君起元年石專逐起出輒復入

元王元年				
四年 冉求以旌繁薦景曾				
七年 子貢稽首受崩于				
貞定曾子居武城王元康子思子貢年 哀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因孫于邾遂如越				

右起周靈王十五年甲辰訖貞定王元年癸酉共九十年

論曰聖賢之道由教以傳言動之微得圖而著教以傳道圖以表微此圖槩其畧焉夫道行于時則東周興魯嬀隆周召而少大庭氏之墟爲周室輔善孔子志也自三桓倡商奄之焰魯侯躍伯禽之法孔子以匹夫懷憂世之志遑遑載贄于七十餘君不一遇乃鎔冶七十二速肖以明道垂教何志殷而時塞也楊子稱夫子之載道烏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惟道之後世君子而聖人之教萬世不斁故曰窮則兼善萬世仲尼萬世事業也吁圖畫之矣

年譜下

年	甲戌	周	魯	衛	鄒	滕	任	薛	齊	燕	三晉	宋	秦	楚
王二年	貞定	悼公	悼公	其君	年世	武王	風姓	任姓	平公十四年	獻公晉出公八	昭公共公惠王			
二年不可考即封弟太皞侯爵														
古邾國顓叔繡後歷黃帝														
頊後魯穆于滕唐虞孫顓														
公時改爲侯爵夏商帝少														
鄒														
後君周魯子陽														
年世僖公封任														
不可二十後夏														
考														
一年封奚														
傳稱仲湯														
任伯封仲														
二十年														
六年														
二年十年														
二十二年														

三年

曾子居衛時四十歲

須句虺于風姓薛武後君王封年世仲虺無考弟雍滑之後于薛後世代無考

甲申

貞定王十二年

十三年

十九年

子思言高變于

宣公立陳盤嗣卒子白嗣為莊伯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觀古巡狩之銘

韓趙魏攻出公道死立哀公

甲午

貞定王二年　十二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崩弟

衛有齊寇子思守之

子夏之晉辨女豕之訛

甲辰

鬼弑思王自立

考王元年　子思授業門人

考王四年　五年　曾子絕吳起

六年　元公元年　曾子

甲寅

考王十四年		易簀
十五年崩	公子釐	
子威烈王立	昭公立為懷公	
威烈王元年		
六年		
		魏斯師事子夏
		魏斯弒幽公子烈公

甲子

威烈王九年		
十一年	敬公孫顏弒懷公立為慎公	
十六年	元公縣子使衛問喪禮於	
卒		田太公和立
		立

甲戌

十七年	穆公元年	尊禮孔伋	威烈王十九年	二十一年	子思卒	二十二年	子思卒于衛葬于魯				子思
											聲王元年

甲申甲午

三年	命三晉大夫為諸侯	安王元年	安王五年	安王十五年	十六年命						齊康公徙海上食一

年譜	田和為諸侯	丙申 十七年	十九年	二十三年	甲 安王
		孟子生距孔子卒時九十五年	孟子喪父激公宜母仍氏三遷教之		
	城	田和卒子桓公立		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韓哀侯立

年譜	三年	甲寅 二年	元年 顯王	七年 崩	元年 烈王	崩	六年	二十	二十五年	辰
	孟子娶妻							孟子受業子思門人		

甲子

顯王十二年

氏尋欲去婦母止之

十三年

孟子教授於鄒公孫丑萬章之徒受業

十六年

齊救趙敗魏師於桂陵齊始稱王

魏惠王自鄢始稱王楚救趙取魏睢濊之間所謂兩辱

甲戌

顯王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衛鞅孟子知言號曰養氣四十侯綱不動心

目載鄒穆公憤子思民不救長言苟上孟子以變於上慢下暴此計責之

百三賣交頓假十八館鄒君受

任人屋廬子辨食色與禮輕重屋廬子至鄒問孟子

於楚

九年業矣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是年楚滅小邾大邾改為鄒者尚存然友之鄒見孟子則鄒固齊伐魏魏戰于馬陵殺太子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甲申	顯王三十二年	三十一年	未滅也	秦七百里遂徙都大梁	文公為世子將之楚	三十
				孟子之宋與告子論性	世子之楚過宋見孟子	惠王卑禮

| 年譜 | 甲午 | | |

年譜	國
四十六年	齊楚爭強 滕文公有事齊事楚之問
四十七年	文公因齊築薛甚恐謀於孟子 齊築薛以備楚薛滅
	燕初韓燕稱王 稱王趙後亦稱王

年譜				
顯王四十八年崩		慎靚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孟子居鄒	滕文公卒
易王卒子噲立	孟子至齊爲客卿	燕王噲元年	魏惠王立	孟子同王驩出弔于滕 宋偃稱王

年譜					
甲辰	慎靚王四年	景公卒子平公立		孟子以母喪去位自齊歸葬于魯	
			五年	終喪焉	
	慎靚王六年崩			燕王噲以國讓相子之	孟子反齊
	赧王				齊人伐燕

年譜		
	元年	孟子見宣王於崇有去志會燕亂不可以請已而諸侯將謀救燕問計於孟子宣王不能用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宣王卒子湣王立

二年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平公將見孟子臧倉阻之欲使慎子

孟子歸老於鄒與公孫丑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孟子至宋時宋牼以戴之秦楚構兵將之楚說罷之孟子遇於石丘

楚伐秦大敗秦文大敗明年秦伐楚楚此所謂秦楚構兵也

戊午 赧王 十二年 平公 卒

伐齊孟子阻之

孟子七篇書成

孟子卒於鄒葬四基山

壬申 二十六年

由安王十七年丙申生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

卒年九十六歲

右起貞定王二年甲戌訖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共一百七十九年

論曰余讀遷史孟子傳叙三鄒終始大聖篇蓋亦詳哉顧於孟子獨畧七篇述仲尼之意然雜諸子中當時知者鮮矣齊章伐燕國策稱孟子勸之孟母留婦荀卿譏孟子黜之其居鄒歷滕宋遊齊梁先後異年諸史傳疑襲聞舛矣聖賢芳躅奚以核實余考經世通鑑綱目大紀等書參諸季本圖譜乃知不動心以後始遊齊梁平公卒之年著書垂訓過魯適宋歸老於鄒任道之重至期願而後已蓋聖賢救世之志倡言於朝則善政錫教於野則善俗身存道以言明身亡言不朽道亦常存矣故觀於十二諸侯之竄滅七雄之存亡周羊秦狼孟氏之徒黨盡而世變亟可慨矣君子蓋三歎於斯

聖門通考卷之一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從姪包　厘校正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聖系

叙曰天地有初聖人之初邈乎遠哉竊觀姓解世家稱孔氏之先宋人也何以居魯曰避難來奔自防叔始也宋子姓何以氏孔曰親盡別族自孔父始也上而弗父始讓國為卿又上而微子有命焉而始封國於宋微祖湯湯祖契契祖黄帝譜牒自出粹且淵矣蓋自黄帝順而下之迄於孔子其間契功湯仁統緒

隆矣自微子存宗弗父讓國孔父忠貞爰共命梁
紇賢勇積功培仁奕葉昌熾孔子鍾世德承天經亶
聰將聖襃然應貞元之會源深流長明德遠矣
孔子之先黃帝之後也黃帝生玄囂四世生契為舜司
徒而封於商賜子姓是為子姓之祖十四傳至成湯自契
至湯八遷始居亳有天下百歲而崩其後三宗迭興歷傳至帝
乙生微子啓及帝紂微國名子爵紂無道微子去之周
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以續殷後武王崩武
庚與三叔叛周公相成王誅之命微子為殷後作微子
之命國於宋以奉湯祀周頌有客即微子助祭之詩微後孔子曰宋人蓋本諸此

子啓卒微子墓在山東壽張縣城南七十里微山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生宋
公稽二微雖為宋公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
焉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長
子曰弗父何何之弟鮒祀弑煬公以國授何何弗受讓
其弟立是為厲公史記湣公一鮒相弑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無何讓立事何以下
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
詩序曰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郊為首歸以祀其先
王
孟僖子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
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
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
晉王粲贊曰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
姓年在耆耋二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予

口傴僂受命名書
金鼎祚及後聖

正考父生孔父嘉宋卿至是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子孫遂以為世

按桓公二年孔父為宋督所害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父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何孟春曰杜預注孔氏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華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但不知杜有何據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啓聖公叔梁紇為陬邑大夫娶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

魯襄公十年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鄆叔紇臧畸臧賈師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註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可見鄆紇之勇

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復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

淮南子曰孔子勇復孟諸足蹀狡兎不以力聞何孟春曰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之力能招國門之關而

不以力聞按左氏所傳蓋孔子之父而後人誤以為孔子

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徵在既往廟見以夫子年大懼不得有子乃私禱於尼丘之山以祈嗣初顏母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魯人異之

尼丘西崖下有坤靈洞相對有顏母山蓋顏氏世居之山顏母致禱時嘗憩息于此遂以名山啓聖王居尼丘山麓與顏氏同里閈二族相距僅二三里祖庭廣記云尼丘山五峯連峙中峰之麓有孔子廟麓之西有中和堅麓之東有坤靈洞麓左為雩水麓右為智源溪溪上為觀川亭卉少暢茂中乃曠然其氣宏壯而秀冠一邑郭璞所謂自天而下非常之地蓋天將蓄精萃靈毓我孔子故秀鍾於此而為千萬年之勝觀也

懷姙十有一月而生異苑曰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

是時鄭有孔悝魏有孔達三孔者皆出姬姓蓋姓同而族異也獨子姓孔氏始於孔嘉父其子孫奔魯者因居焉今世為魯人云

孔子吹律自知殷苗裔論衡

洪容齋曰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也然魏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為孔棁千載之下逕逕世祚將何所質究乎

太史公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壞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

儀法垂六藝之說紀於萬世作孔子世家

王臨川曰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據耶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乱其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乱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按索隱稱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稱系家所以尊聖人也且稽諸譜牒仲尼之世之來遠矣不曰世家而何哉

贊孔子之光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聊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聖蹟

叙曰大哉聖人之道神化難名者也是故鄭子卿相之形也陽虎似之貌也楚葉公吳大宰漢王充問之闇也均非知聖也余以為善形容聖德莫如卿黨而仕止則略記仕止大略世家為近而歲月多訛是考搜羅群籍隱括終始考訂歲月紀言動誌行蔵摛綴素功昭昭然信而有徵矣俯仰象形為教一也師表萬世其在茲乎彼其文是而質非者說鈴書肆吾弗觀之矣

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孔

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索隱曰陬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今曲阜縣尼山南魯源村即叔梁紇所居地按夫子生於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姙十一月而生通紀

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五星之精也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先聖生質異常有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脩肱忝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脥堤肩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仰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中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祖庭廣記

何孟春曰先聖四十九表萇弘姑布子卿老萊弟子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所述至鄒魯所傳小像亦稱其堯頭禹耳華冠象珮蓋云備矣然緯書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馬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道子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元儒黃四如記孔子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真聖冑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鬚長髭未審何據太史公所謂鈞之未睹厥容顏者也吳道玄傳寫既誤後世據為偶塑遂弗考正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窐也中低而四旁高也因名曰丘字仲尼

按史記稱魯襄二十二年孔子生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比史記先一年穀梁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差一月賈逵服虔注經皆以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杜預注左傳主馬遷而司馬貞注遷史又主公羊穀梁而證其誤自是記年與月與日者不齊又前編云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也今從史記生年

辛亥 周靈王二十二年 魯襄公二十三年 孔子二歲在魯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曰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復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左傳○按孔子二歲以上十歲以下中間辭田獻捷反璧等數事孔子各亟稱之然非當年語也援古鏡今訓戒之意在焉故逐年細書于左

壬子 周靈王二十三年 魯襄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歲在魯

聖父陬邑大夫叔梁紇卒葬於魯防山

防山在曲阜縣東三十里墓直山之北三里聖兄伯尼墓在聖考墓東南三步許每歲清明日及十月初二日子孫祭埽焉

史記孔子疑其父墓處毋諱之也索隱曰徵在笄年適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墓處遂不告非諱之也

癸丑 周靈王二十四年 魯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四歲在魯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孔子聞之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左傳

甲寅 周靈王二十五年 魯襄公二十六年 齊景公元年 孔子五歲在魯

弟子秦商生 從古史

乙卯 周靈王二十六年 魯襄公二十七年 孔子六歲在魯

孔子為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通紀

魯郈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璧郈成子曰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嘘至使人迎其妻子隅宅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其郈成子之謂乎 呂氏春秋

丙辰 周靈王二十七年崩 魯襄公二十八年 孔子七歲在魯

弟子魯點顏路生

丁巳 周景王元年 魯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八歲在魯

衛孫文子林父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夫子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猶在殯可乎遂去之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張義可謂義改矣 家語

弟子冉耕生

戊午 周景王二年 魯襄公三十年 孔子九歲在魯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陬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作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說其愛者弗可敵也禮云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墻擊於前而不直西家潦經其宮而不止尹池問故子罕曰南家為鞔以食三世矣故不徙西家高放弗禁也尹池

歸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故釋宋而攻鄭孔子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新序

己未　周景王三年　魯襄公三十一年　孔子十歲在魯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喜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子聞是言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左傳

尹子曰鄭簡公謂子產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鼓而朝可也

弟子仲由生

庚申　周景王四年　魯昭公元年　孔子十一歲在魯

辛酉　周景王五年　魯昭公二年　孔子十二歲在魯

按是年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後孔子賛周易脩春秋俱本諸此

弟子漆雕開生

壬戌　周景王六年　魯昭公三年　孔子十三歲在魯

癸亥　周景王七年　魯昭公四年　孔子十四歲在魯

甲子　周景王八年　魯昭公五年　孔子十五歲在魯自謂志於學

叔孫昭子誅豎牛孔子善之

叔孫穆子宿庚宗之邑寡婦通焉生牛及至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穆子返魯以牛為內豎有寵相家讒孟丙殺之仲壬奔齊穆子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

卒牛遂輔庶子昭子而立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孔子善之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左傳

乙丑 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 孔子十六歲在魯

弟子閔損生史記稱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宜書此前編載少孔子五十歲未知孰是

丙寅 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 孔子十七歲在魯

丁卯 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 孔子十八歲在魯

戊辰 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 孔子十九歲在魯

娶宋开官氏开音堅 後姓

漢魯相韓敕復繇發碑曰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开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邑中繇發以尊孔心

己巳 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在魯

孔子少賤為委吏料量平曰會稽當而已矣通紀

陸象山曰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洪範首食貨孔子會稽當果皆可恥乎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良可歎也

子鯉生魯昭公使人以鯉魚賜之孔子榮君之貺因名之曰鯉字伯魚孔叢子稱家之族亂七世單傳此其單傳之始也

晉范昭使齊景公宴之范昭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
晏子曰徹去樽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對曰盲
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子怒大國之使奈何晏子曰
范昭非陋而不知禮也欲試吾君嬰故不從召太師
問之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
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
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是年冬平公卒晏子春秋

庚午 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孔子二十一歲在魯
為司職吏畜蕃息孟子所謂孔子嘗為乘田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從歷聘紀年圖譜載在為司空時未知是否

辛未 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孔子二十二歲在魯
始教闕里顏路之徒受學
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闕里背泗面洙門有石闕去洙水百步餘非宮闕之闕也
程子曰君子未得位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波諸人使教益明傳益廣故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一
秦商字丕茲少孔子四歲其父秦堇父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及
孔子設教堇父使商事孔子好禮尚德云
顏無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先子回事孔子
曾點字子晳少孔子六歲疾時礼教不行志欲脩之孔子善焉
問有為貧之任乎程子曰為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為之兆乎曰非也為魯司寇則為之兆也
弟子孟懿子南宮适生於泉丘似雙生見南宮适傳

冉耕字伯牛少孔子七歲鄆人仲弓之族孔子嘗進為中都宰

子路性剛勇志伉直冠雉鷄佩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礼稍誘之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劒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于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曰敬受教

論衡曰七十子之徒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其尤不率者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戴鷄佩豚勇猛無礼孔子引而教之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驗也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怨先之斯可從已

二句疑有闕誤王曰言人退之而不怨先之而可從足以為師也

孔子讀楚志稱右尹子革詩諫楚子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

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孔子讀其志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
左史所以風也調詩以諫順哉公二年比弑靈公事在昭十三年

楚工尹商陽殺人有禮孔子取其有不忍人之心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陳棄疾謂商陽曰王事
也子射諸射之斃三人每斃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
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
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

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吾
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從編年通紀

王臨川曰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間君命既不可違為之強戰則又為與於不仁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也陳氏曰大夫於朝則坐燕則與故責重士於朝則立燕則不與故責輕

上中

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孔子二十三歲在魯

晉會諸侯子產請輕鄭貢孔子稱之

諸侯盟於平丘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列尊貴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自日中爭之至於昏晉人許之孔子曰
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既而孔子過鄭相與如兄弟蓋孔子兄事子產云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及攻也秦朝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癸酉 周景王十七年 魯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在魯

晉叔向刑不隱親孔子稱其遺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向之弟叔魚攝理納雍子女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賣直鮒也

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行罪也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衛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左傳

聖母顏氏夫人卒季本曰家語稱母與父合葬於防則孔子之母非被出也後序語叔梁紇始出妻其說妄矣○史記稱孔子母死蓋十六時歷聘紀年二十四歲為是母喪既練練作斂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

諸孔子曰丘不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矣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按今本家語稱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與此不同當以古本為正

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乃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合葬於防

吳氏澄曰叔梁紇葬從殷制墓無封識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所在正葬之期不可預定故不殯於家殯於野後見陬曼父之母問之方知噫觀孔子不知父墓則知周公制禮墓有封識且設官掌之子孫常展省夫婦皆合葬視古禮簡質不同此夫子所以從周也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孔氏曰古人生不諱卒哭後乃神事之言則感動孝子故諱其名

方氏曰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此言在不稱徵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此言徵不稱在

甲戌 周景王十八年 魯昭公十五年 孔子二十五歲在魯

合葬聖母於防

孔子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防者矣又見

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脩之而歸孔子問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疏云古不脩墓時濟何晏夏侯玄王肅皆云無此事註記者謬時賢咸從之子曰反哭之弔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死人之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於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家語

何孟春曰孔子母死紀年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不求父墓所在及母死乃暴棺衢路族人告之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耶防墓之崩竊嘗疑之聖人送親體魄之藏宜無不至豈有始葬方封遇雨遽崩者孔子之泫然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勿脩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必完以堅無復俟脩焉耳豈孔子不能完堅其墓耶程子曰聖人言不脩墓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乙亥

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孔子二十六歲在魯

母喪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古本家語

按禮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十日過禫言孔子二十七月有奇而後哀節也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亡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陳氏暘曰制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與人同五日彈琴君子與人異彈之者禮之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

吳氏澄曰祥後可以彈琴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

丙子 周景王二十年 魯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適郯

適郯問官於郯子

郯子來朝魯昭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鳳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鴲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鷃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家語

郯子以達禮聞於諸侯子華子往見焉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苟容于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孔子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子路肩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中間謂紹介也見嫁女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

小子行之家語

丁丑 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孔子二十八歲在魯

孔子習射於矍相之圃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於禮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安能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不有此人否在此位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易也 家語

何孟春曰由之延射槩指惡斥之惡者知所懲矣褒之揚觶舉善留之無善者知所讓矣點也揚之而僅有存焉善者知所勸矣或謂盛德不絕人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者矍相之圃之射不已甚乎呂與叔皆疑焉謂不出於聖人特門人逆聖人之意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所當言也得我心矣

戊寅 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昭公十九年 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聞師襄善琴適衛學之 史記稱適晉孔子未嘗適晉也當以適衛為是

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

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矣黮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 一作奄有四方 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葉然而言曰子聖人也其傳文王操云

按史記學琴在五十六以後六十以前觀孔子不試故藝之言當在少年必非五十以後時事歷聘紀年在二十九歲今從之

淮南子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陳氏暘曰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樣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子靈關雲和五等而已餘皆求意新狀奇終非古制君子不貴也

李本曰擊磬襄或以為即師襄孔子所嘗學琴者蓋魯人也史記載學琴襄於居衛之日通紀據紀年移在孔子年二十九時豈師襄其時尚在衛而未仕於魯與

己卯 周景王二十三年 魯昭公二十年 孔子三十歲在魯自謂三十而立 通紀會編是年載孟懿子南宮适從孔子學禮孔子追稱孟僖子則太早矣按昭十一年二子始生距此纔十歲昭二十四年僖子始卒遺命學禮定元年二子始來從學方與歷聘紀年合

齊侯與大夫晏嬰狩魯界因入魯問禮於孔子

景公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左傳

柳宗元曰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陳祥道曰孟子稱招虞人以皮冠云云蓋虞人掌田獵之事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燕之樂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者故招以旃

春秋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辭與孟子不同者弓聘士之物也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招大夫以旃士以弓以其所當用者招之而已非必先王之禮然也

張南軒曰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是以夫子取之

景公入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至問政焉孔子對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伯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者舉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伯少矣景公曰善哉 家語從編年

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稱其遺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

慘不畏明言此寇虐之人曾不畏天之明命也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墓在洧水上累石為方墳東北向鄭城示不忘本也

程子曰子產之語太叔亦因其才而教之也

蘇東坡曰子產為鄭其用法深其為政嚴有及民之近利而無經国之遠猷故渾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為惠人不以為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惠而不知為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整齊其民賦完治其城廓道路而以時脩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真西山曰寬猛之說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托以為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使人君為政寬而猛猛而寬為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顧

矣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載羲和之罪曰烈於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也是不可一日而有者也

弟子琴張與宗魯友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也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公孟不善而食不受亂許豹行事不為利病於食姦其祿食姦也受亂也

囹囹邪也以利故不以囹事人知難不告以邪待人不蓋非義不能去病於邪問事於豹心事縶盜非禮也女何弔焉琴張乃止蓋不義也不犯非禮

左傳

下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

魯人有朝祥祥二十四月之祭也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言去二十五月不多也踰月則其善也

長樂陳氏曰喪凶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為吉祭之禫未全乎吉也吉事兆見於此得不謂之祥乎祥歌同日失之大速子路笑之失之大嚴此孔子所以恕魯人而抑子路責人之甚也

弟子冉雍冉求商瞿生

庚辰 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 孔子三十一歲在魯

魯人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

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瓢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從編年

弟子巫馬施高柴顏刻生

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崩魯昭公十二年孔子三十二歲在魯

孔子稱魯男子善學柳下惠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門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以體覆冒曰嫗不逮門名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不智乎從編年釐與嫠同

呂氏春秋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

按柳下惠遠行歸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沍寒恐女子凍死乃坐女於懷以衣覆之比曉而不亂

弟子衛端木賜生

聖門通考卷之一終

聖門通考卷之二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從姪包　厘校正

聖蹟

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　孔子三十三歲在魯是時子路二十四歲

子路問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初魯聞無知死發兵送公子糾入齊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以拒公子小白管仲射小白中帶鉤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管仲說襄公不受公之闇也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古本家語說苑同

呂東萊曰子路乃聖門根本之學蓋管仲是已熟之美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

程端學曰謂子糾為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朔劉氏邦衡羊老東萊宗之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謂小白為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不特以穀之經無子字亦以孔子許管仲之仁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為兄耳今以春秋之文觀之則子糾為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於齊有嬖位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疑前鄉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則在薄昭之前則朱子固不能無疑於其間況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為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與 春秋或問

癸未

周敬王二年 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在魯

孟僖子遺命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魯大夫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

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予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從 編年

按孟懿子與敬叔時年十有四歲且斬焉在衰絰之中未可從師博學故僖子雖有遺命必俟於祥禫之後然後從學孔子然踰年而昭公奔孔子適齊矣敬叔未得請命于君敢徑往學之哉詳見定公元年

蘇東坡曰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於卒而不知悔者也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有僖子之賢哉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自僖子始僖子之功不能用于未亡之前而能救之已沒之後左丘明丁寧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

孔子適周觀先王郊社明堂廟朝之遺制及見老聃問禮萇弘訪樂既而老聃送以言孔子返魯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而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祭天地處考明堂之則朝諸侯處察廟朝之度宗廟朝廷於是喟然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

王也季本曰孔子適周問禮訪樂宜必有之既而見未必南宮敬叔請於魯君而與俱往也

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老子楚苦縣人姓李名耳字伯陽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年百六十歲或曰二百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晁氏志李耳長關令尹喜言道德之旨其末云復結繩而用之蓋三王之道也按曾子問子夏問季康子問孟武伯問禮孔子皆稱聞諸老聃以答之則孔子當年所問之禮大畧亦可見矣

孔子訪樂於萇弘弘周大夫孔子與賓牟賈論樂云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躬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孔子觀周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扆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故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

面以對諸侯也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孔子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陛之前有金人名磨兜堅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不我害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有口過哉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之君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后稷之廟孔子之所見者殆此之類與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
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
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
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
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
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
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則不終徑易者則數傷
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敝又嘗聞養世之君
子矣彼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像法也而勿強陳
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古本家語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
質於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
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
委矣說苑及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
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好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
也為人子者毋以無史記作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歸
而求之於其身則道不遠矣孔子曰敬奉教從編年
陸象山曰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孔子時固未見佛氏雖有老子其說亦未彰著夫子惡鄉

愿獨不見排老氏則異端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對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

孔子去周反魯弟子稍益進 史記

甲申 周敬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

季氏逐昭公奔齊魯國無君孔子適齊見景公問政告之

魯季氏與郈氏鬬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乃使郈昭伯將師徒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死亡無日矣遂起甲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公懼奔齊 呂氏春秋 齊景公取鄆邑以居昭公魯亂孔子適齊 季本曰孔子以平子逐昭公而適齊乃亂邦不居之義或因以默相昭公於齊與 中路聞哭者之聲甚哀孔子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 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人孔子至

齊見景公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而公不悟故孔子及之

按昭公二十年齊景公獵魯界與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踰年孔子適齊必由嬰以通於景公而史記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誤矣

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齊人稱之 史記從編年通紀

董仲舒曰虞氏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焉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

陳氏暘曰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六馬仰秣伯牙之琴遊魚出聽瓠巴之瑟是已衆庶知音而不知樂文侯倦於聽古樂平公喜於聞新聲是已君子則不然仁盡性術智通倫理其知樂也何有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窮神知化孰究此哉

學齋馮氏曰舜之後封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韶樂有傳當時魯具四代之樂恐不無差舛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賛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

孔子知天殃釐王之廟

孔子舍於外館景公造焉左右曰周使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弗可振也故天殃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從編年古本家語）

乙酉 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齊景公三十二年）孔子三十六歲在齊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衣提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不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敏禮不脩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從編年通紀○家語作衣穰而提贄穰草衣也提持也持贄禮也）

弟子言偃生

丙戌 周敬王五年 魯昭公二十七年 齊景公三十三年 孔子三十七歲在齊

孔子稱吳季札葬子合禮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季子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檀弓從編年 及季子卒孔子題其墓曰嗚呼此延陵吳季子之墓 篆文遺跡至今尚存人呼為十字碑云歐陽集古錄有辨

弟子樊遲原憲有若生

丁亥 周敬王六年 魯昭公二十八年 孔子三十八歲在齊

孔子稱魏獻子為政舉賢

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及其子魏戍為梗陽大夫以舉賢也賈辛將適其縣見魏子魏子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墜乃力孔子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從編年

戊子 周敬王七年 魯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三十九歲在齊

孔子譏晉刑鼎

晉趙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從編年

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齊桓公問愚公之谷老人曰臣畜牸牛而大賣之以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馳駒去聞者以臣為愚公告管仲仲曰此夷吾之愚也孔子聞之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管仲賢佐猶有以智為愚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集語管仲曰賤不能臨貴貧不能使富疏不能制親桓公以為上卿賜市租一年號為仲父而齊國治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

弟子顏回生

時顏無繇年三十三歲

此據顏子後鯉而死逆數三十二歲當生于此王肅疑家語有誤爲是

己尸 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孔子四十歲在齊

孔子自謂四十而不惑

象山陸氏曰或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曰志於学矣不爲富貴貧賤患难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揺奪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学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声說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景公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膚著于席不去晏子曰昔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暨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朽尸以留生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與

庚寅 弟子梁鱣濬臺滅明生

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四十一歲在齊

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從編年

弟子陳亢生

辛卯 周敬王十年 魯昭公二十二年 孔子四十二歲 是年自齊返魯

齊大夫晏嬰善諷景公孔子屢聞而稱之

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 說苑

景公起大臺歲寒役者皆凍晏子遂如臺執鞭朴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闔閭以避燥濕今君爲臺而不速成國人皆以晏子助君虐也晏子歸而君令罷役仲尼曰古今善爲臣者美名歸之君災禍及之身入則切磋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一日公被裘坐堂側陛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春秋

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不同心而固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

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孔叢子

孔子在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以為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齊君失之久矣子雖欲挾輔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孔叢子○按孔子與晏子論齊政年分雖無明據然今年冬孔子歸魯矣故類記作此

孔子問經石室齊乘

水經注云蒼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蒼頡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識十三字豈孔子至齊亦嘗詣焉故有問經之目

孔子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仲束縛膠目居檻車自車中起為什父則其遇桓公也

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孔子反魯

嬰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以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弛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侈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惑之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景公出田顧問晏子

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問矣晏子對曰是乃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廼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會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令弟子趣駕而行反乎魯從編年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作廩丘之邑

淮南子曰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

說苑陳子說梁王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窮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舂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志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季本曰晏子賢者夫子亦每賢之今景公封孔子而晏子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阻止之語後夾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謀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里固自有不相為謀者與

十有二月昭公薨於乾侯

壬辰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孔子四十三歲在魯是時魯國無君夏六月定公宋始立

魯用天子禮樂而季氏僭用於家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按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陳氏暘曰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故舞必以八人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士二之大夫四之諸侯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季氏大夫不舞四佾而舞八佾是僭用天子之名也八佾季氏所獨故獨言季氏雍徹三家所同故言三家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吳氏曰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

南容兄弟受業孔子

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禮人之幹也非禮無以立屬家老使命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謂則傚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古本家語

冬十月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脩堤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

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有徵矣家語

弟子公西赤生

癸巳 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 孔子四十四歲在魯

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底君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開號令所由出也今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又曰吏哀之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而易孰惡李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兩觀僭礼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礼之臣可去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若曰僭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亳社災兩觀亦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五行志

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

魯城門久朽欲頓壞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幺

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論衡曲阜志魯城有十二門曰稷曰章曰雩曰圭曰齊曰龍曰建春曰始明曰鹿曰史曰歸德曰麦故址猶存孔子疾趨而過未審的是何門

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可謂能弐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韓詩外傳

子曰北方有獸名蹶前足鼠後足兎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

蛩巨虛二獸見人来負蹷以走蹷非愛二獸為假足之故也二獸非愛蹷為得其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相報況士君子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孔子四十五歲在魯

邾隱公將冠孔子因孟懿子之問詳告以冠禮

邾隱公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為君也周公命祝雍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一作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也（陳祥道曰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繢緌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玄冠玄冠朱組纓則緌可知也緇布冠繢緌則纓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

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無笄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笄諸侯始冠之冠無笄明矣

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音許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古本家語從編年通紀

桓子曰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此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弟子衛卜商生

乙未 周敬王十四年 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在魯

孔子觀魯廟欹器韓詩說苑作周廟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與家語不同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真西山曰欹器古之遺法所謂宥坐之器帝王以中為大法而制器亦象焉即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

子貢觀於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既盡也輟輟止也還瞻北盖盖扇戶也皆斷焉

彼將有說耶匠之過也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才盡其工巧蓋貴文矣（因麗節文也）尚有說也

（楊慈湖曰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壯蓋皆斷之說後世之士恥於一物不知亦愚矣詳於所不必盡知而畧於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歲在魯是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者莫不受業焉（史記）

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遠而不誣廣博易良而不奢絜靜精微而不賊恭儉莊敬而不煩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詩書禮樂易春秋者矣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流形無非教也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地參（昭公二年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即此）

漆雕開習尚書不樂仕商瞿特好易孔子授之志焉閔子騫問政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故官屬不理法政不一曰亂亂則飭冢

宰地利不殖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
上下乖離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士卒疾怨兵弱不
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
乂不乂則飭司寇度量不審都鄙不脩曰貧貧則飭
司空夫是或平或亂者亦以其進退緩急異也
仲弓問古今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古有
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
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云云
荀子曰仲足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綱罟均分有親
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

孔子拜禮陽貨陽貨時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
時其亡而往拜之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皮日休曰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
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哉陽貨者
仲尼之駑駘也牙卿
者仲尼之散木也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即今汝上縣署思聖堂是也正堂中有孔子準字池
內方外圓列鯽魚形環注以水鯽魚在水中央上下不
在水面下不在水底
示為政者當中行也

孔子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
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五
尺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

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家語稱桓子卒年孔子初為中都宰乃四十七歲紀年編年通紀與家語不同非是時季平子卒陽虎將以君之璠璵斂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璠璵祭宗廟故斂亦欲用之賄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實玉是猶暴屍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不兆奸以陷君乃止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淮南子曰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土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非狗也公曰善哉家語

柳宗元非國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為龍按宗元非國語而有投河化龍之說亦不自知其非也

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節專車從史記吳子使聘於魯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問曰骨何者為大孔子曰昔禹致群神於會稽山主此山川之君故曰神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

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國名氏之君守封嵎山名者也為漆說苑作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翟今曰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祝氏泌曰五伯之外添入吳至五十七世而添入越蓋自文王化行南國吳越處九州之外知有君臣上下之義至盟中夏故春秋進而子之此非為五十五世乃六九五十四之餘與七八五十六之前吳越應數之變也

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及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及公甫文伯與桓子盟而釋之逐文伯奔齊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史記從編年季本曰定公五年平子卒桓子嗣陽虎始以大夫執國命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金履祥有論於後

弟子曾參顏辛生

丁酉 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孔子四十八歲在魯

魯侯不與三桓議用孔子

魯侯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政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

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也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羊謀善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而召孔丘焉符子

孔子爲司空冉伯牛爲中都宰

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如高黍下稻之類咸得厥所何孟春曰孔子爲司空時年四十八紀年編年五十二爲司空未知孰是

孔子助祭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貢曰吾將爲子問之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乎夫子無所不知子問非也禮居是邦不非

其大夫古本家語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子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家語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畧於喪歌者夷俟禮之跡也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過之若不聞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為禮如莊周者友死臨屍而歌自以為達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與

方遜志曰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苟有大故則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亦義也天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為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戊戌 周敬王十七年 魯定公七年 孔子四十九歲在魯

定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馬氏曰四代非相反也貴德以賢賢貴爵以貴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年齒之尚四代一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俟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

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則班白者不以其任行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從編年家語祭義同

吳氏澄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言朝廷道路民所行州巷民所居蒐狩用衆於內軍旅用衆於外義謂衆人以此孝弟爲所宜行者故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其餘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從編年通紀

孔子之畜狗死謂子貢曰吾聞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毋使其首陷於土焉

弟子陳顓孫師生

己亥

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孔子五十歲在魯自謂五十而知天命祝氏泌曰夫子生於靈王之初年咸之上六直世卦爻皆協正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時凡四十五年之間皆師卦用事其義不爲師衆之師而爲百世之師也至於知天命

之年而艮卦馭軌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也

孔子禮正先公之祀春秋書從祀先公

馮氏曰三傳謂復僖閔逆祀故言順盤庚曰茲于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魯子問曰祫於太廟群主皆從然則從祀者隨而祭之殆新主入廟之意胡氏曰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陽虎欲著季氏之罪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曰從祀

程氏或問曰杜氏諸儒謂先公者指文公時躋僖公降閔公今復降僖公升閔公也且諸侯五廟大廟之外兩昭兩穆閔僖居文宣成襄昭之上親盡以祧不應於此復升降之也蓋杜氏諸儒因左氏之意爾今劉氏馮氏既闢左氏之妄不應復取杜氏諸儒之說季本曰從祀先公此孔子仕魯為兆而禮正先公之祀也陽虎惡之故使盜竊寶玉大弓以撓其事意此時孔子猶未為司寇也

定公問曰書云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報祭也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大嘗報祭所以昭功德也公曰先公僖公功德前行行列也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之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孔叢子

季桓子問書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桓子曰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曰其位次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

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孔叢子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無乃非季孫意乎子曰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二子之貺丘之道殆將廢矣

呂氏春秋季孫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濁蟠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夫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此殆呂氏客托辭以自便非知孔子者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將享桓子于蒲圃而殺之桓子咋之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與陽虎戰陽虎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於陽關以叛左傳

李本曰是時孔子猶未為司寇也

弟子宓不齊生

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歲在魯

莊子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

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按此莊生寓言以詆孔子者

陽虎奔晉適趙氏孔子知趙有亂

陽虎奔齊以惑靈自宋奔晉趙鞅受賂厚遇陽虎季本曰得寶玉大弓此必孔子謀於仲孫何忌處置得宜而陰有以奪陽虎之魄與齊方通好於魯故將執虎而虎奔晉適趙氏虎之不得為魯患皆孔子用魯之效也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也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歲魯三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不貴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家語從編年

季氏家臣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欲往不果行

不狃為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伊川曰弗不召逆黨而召孔子志欲遷善悔過耳使不欲往是阻人為善何以為孔子金氏曰按公山不狃佛肸皆家臣畔大夫也召孔子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故欲

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已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何孟春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墮費時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先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也哉不狃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從編年

金履祥曰按魯自隱公將子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其子莊公制於母而忘於父又婚於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各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爭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

顏路之子回從學孔子

顏回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知為已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質美而未學也小子勉之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惟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辛丑 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 孔子五十二歲在魯

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太宰職公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

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為司空者為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

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敢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安孔子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劉向曰以孔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君子不獨有也是時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徙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孔子退朝子路曰父子訟道耶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耳家語

孔子合葬昭公

先時平子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

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平子之不臣魯群公墓在闕昭公別葬於先君墓道之外孔子乃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

孔子見桓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以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鄭玄曰孔子為司寇大夫也大夫稱家原憲為家采邑之宰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見閔子考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云云人其舍諸詳見仲弓考疑閔子不應季氏之召季氏復召仲弓而任之無非欲假重聖門之高弟耳然未有明據故記之以存疑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舞雩臺在曲阜縣西一里餘故址猶存陳氏暘曰雩祭水旱也魯之舞雩孔子與其徒必與之者豈非憂民之心君子與人同故耶

子使漆雕開仕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輟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奧

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礼也者由体也体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古本家語

齊使晏嬰聘魯上堂則趨受玉則跪子貢怪之問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矣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 韓詩外傳 晏子春秋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曰魯仲尼聖人也景公嘻然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蹈地不知地之厚也臣事仲尼譬猶渴操

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安知江海之深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

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魯人築謝城 正義曰故謝城在兗州龔丘縣七十里魯築城以旌孔子之功

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盍使使告魯為好會於夾谷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
劫魯侯必得志焉景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
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
鼓譟劫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
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
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
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
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

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
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魯人夫名）對曰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
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也）吾子何不聞
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粃糠
也用粃糠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左傳家語）齊侯歸責其群臣
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
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

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我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魯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弗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匿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終故困於陳蔡之間晏子春秋

楊子曰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還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哉

胡安國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天下莫大于理而強衆不與焉 張子韶曰觀夾谷之會折強齊卻萊人戮侏儒婦侵疆即大禹決汝漢排淮泗周公膺戎狄驅猛獸之規模也盛矣哉

葉氏程端禮氏疑此事為不實姑錄其說

葉氏曰夾谷之事與太史書曹沫事相類沫劫齊侯反其侵地固知其非實今又因緣沫事謂孔子反汶陽之田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為孔子為之乎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氣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於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故曰官未具也 晏子春秋

未幾晏嬰卒孔子曰靈公汚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慎而晏子侍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子

貢問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家語又問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二子孰賢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祖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按孔子於晏嬰每稱其賢而晏嬰常毀之尼谿之阻與子西止書社之封相似只是忌心使然耳甚哉嬰之不足以知孔子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忤季孫之怒也其母歎曰魯其亡乎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惡心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及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生桓子斯靖生公父文伯是從兄弟文伯於定五年被陽虎逐奔齊定十一年與齊平疑文伯此時歸魯年尚未壯觀敬姜云僮子備官可見

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

者有詔則無討古本家語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冊有問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言積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二日伐鼓何居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固諫成子不聽立之而卒武叔使侯犯圍人以劒過朝殺公若侯犯以郈叛郈工師駟赤謂侯犯以郈易齊地侯犯從之郈人大駭甲以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程氏端禮曰大夫以邑叛必書此不書非與其叛也義不在家臣之叛而在大夫教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教大夫之僭也大夫僭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教家臣之叛也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圍其私邑也

葉氏曰或謂孔子為政於魯而命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方是時三家猶強孔子雖為魯司寇未嘗得行其志正使為之必有道矣何至於家臣謀其主哉自陽虎叛季氏叔孫氏皆屈家臣故南蒯不得志於意如則以費叛侯犯不得意於州仇則以郈叛墮郈墮費二氏自為計而欲去其險耳是以郈帥師主州仇費帥師主斯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入魯蓋懼二氏之討已而先之夫何有於仲由此亦尊孔子而反甲之也三傳辨疑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楊升菴曰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未造非成王伯禽之為也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公魯頌閟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土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郊祀未見出於成王之命也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為不書魯頌

之頌僖公以著其僭之始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入諸侯六佾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祭先公據此則隱莊之世未有郊可知昭公曰吾何僭乎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耶由此觀之魯之未造其僭非特郊禘而已明堂位之言漢儒欲尊宗國而祭統因之皆虛也

孔子謂宰予曰遠山十里蟪蛄蟬屬之聲猶在於耳其鳴之不已也故政事莫如應之應一作聽疑闕誤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何也問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人物考

孔子問漆雕馬人一作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龜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為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按臧氏世為魯司寇孔子時為小司寇故得問三大夫之賢

聖門通考卷之二終